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假五通神

南人之崇奉五通，猶北人之信狐也。客有販賣阿芙蓉發籍者，往來齊楚間，非一日，阿堵充豫，乃納粟為九品官，在籍候銓。雖煌煌章服，腰佩玉，腕跳脫，襟洋表，面架墨晶鏡，而煙霞營生不肯棄，以故富且貴，居然晉紳矣。客姓萬，乳名佳兒，遂名曰佳，字穎珠。幼失怙恃，一身塊然，因性敏貌俊，善蠅頭楷，得為刀筆小吏。娶妻雍，頗風致，猶善豔妝。佳後棄隸學賈，精歌唱絲竹等藝，日誘良家子作狹斜游，多外宿不歸。

雍獨居，挑燈凝睇，對鏡頤，見己身後，若有男子影，心疑夫婿潛回門笑，喜而回顧，則翩翩美少年，體態妍麗，羊車中人，乃生平所絕未邂逅者也。驚欲詰，覺口噤神迷，少年已假之坐，細膩髮貼，慰藉良殷。自陳「為五通四郎，憐子孤衾，特來相伴，未知卿卿亦如小生之癡情否？」雍欲撐拒，覺四郎肌膚中有一縷幽香，透入鼻觀；又舌入己口，攪擾吮咂，心遂大動，聽其所為。事訖，神頓清，四郎猶共枕。羞怯歡戀，覺天下男兒無逾四郎美。從此朝夕至，至必飲，飲必醉，醉必眠，眠必盡歡而後已。佳偶自外歸，四郎倉皇竄匿，怒抽壁上刀揮之，四郎遽化白光一線，颯然從窗縫中出。問婦，婦詭云：「無所見。」然枕席上竟由此大冷落，無膩語，無歡顏。

明日，四郎又乘間來。婦泣曰：「奴方期圖永好，而今已矣！」四郎面赭問故，曰：「郎既神道，何畏渠凡人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為天良耳。既盜其婦，又凌其夫，人且不可，何況神乎？」言未已，佳持刀突出，四郎含笑欲去，視門外環立健兒，持弓矢以俟，蓋佳之佈置也。四郎牽婦衣袖，宛轉哀泣，又伏地叩頭，願永絕跡。佳狂躁，刀砍其面，如敗鼓聲；砍其頭，如敗柝響。戶外人又欲哄入，四郎抽擲金錢如雨，眾目炫亂，始從胯下出。佳投刀而起，拾地下金錢，得百餘兩，略酬健兒，餘悉入囊。

月餘，婦病不起，昏昏無一言。夜忽悄起，妝飾一新，曰：「四郎來娶我矣！」佳怒曰：「既神道，何強娶有夫之婦？」曰：「嘻，子休矣！前所得金錢謂何？蓋賣婦身值也。」言已，跌榻一笑逝。眾聞空際果有鼓吹喧嘩，人馬雜沓聲，逾時始寂。佳之同類，咸來弔鼓盆。佳反鼓掌曰：「僕有遠志，山荊本贅疣也。」葬已，遂盡遣婢子，日挾金資走四方。後遇道士，授以金針槐角豬皮做假之法，利更倍焉。

漢中史太守，嚴厲非常。佳能曲意承順，有觸逆太守者，佳必故與為難，詈辱萬端；有逢迎太守者，佳必預為往來，周旋盡致。守有過，佳攬任於己，曰：「太守何若是？」以故太守逢人諛贊曰：「老人虛度，悔識萬生晚也。」偶與千金，囑代購佳麗，曰：「此蘇台土產，敢不奉獻。」囊金往，以五百貫買家女，先與私通，遲疑不進。會太守墨敗，竟攫為己之第一妾，名曰春花。其友豫人王七，有古癖，爛銅碎玉，書畫玩好，無不珍愛。佳代搜羅，凡物罕而價昂者，必暗貼己囊，僅以半價報之。以故王大信任，嘗謂人曰：「天下信實，更有如萬生者乎？」會同人過海，以女寄佳處，曰：「弱息破瓜年矣，僕如三年不回，聽吾弟代覓婚配。」王去，佳瞰女美，詭云得坦腹。入贅日，卻扇筵開，女掀帕斜睨，則須，目灼灼者，佳也。曰：「吾故疑是佳兒。」曰：「既有佳兒，理配佳婦。」遂攘為己之第二妾，名曰夏云。

偶乘焦叟船，過鄱陽。佳善釀，精烹調，每餐必拉焦共啖酌，欲遷東道，必堅止。翁私帶小貨，佳輒揮其稅而倍其值。瞰翁女，船尾操楫，甚豔冶，眉目傳情。詢翁：「何女公子至今無佳婿？」曰：「小妮子，嬌情慣，不欲嫁弄潮兒。至瞿塘買，金馬客，僕又難仰攀，是以遲耳。」曰：「僕不才，九品官也，未知許下玉台否？」翁掀髯笑曰：「萬穎珠，四□無婦，誰敢信？」曰：「冤哉！結髮死，至今尚未續鸞膠。」指天自誓，翁信不疑。比入門，結縭已三日，悔無及。翁拚鬧，欲訟之官，女曰：「兒已至此，夫復何言！」佳長跪請死，崩角有聲，翁長歎，拂袖去。遂以女為第三妾，名曰秋月。

偶游楚州勾欄張眉娘家，先通其女亭亭，暗訂婚娶，纏頭甚豐，有成議。眉娘太息曰：「不圖吾女先有所歸。青樓人珍饈羅綺，貴若嬪嬙，帷鳳冠補服不可得，誠不了恨耳。」佳曰：「吾九品官也，他日亭亭得花封，可贈於子。」眉默默良久，小語曰：「子娶亭亭，僅得人而不得財，且欲破其財。吾年來奩資饒富，曷易而娶吾，子既得財，我又得貴，非兩全乎？」曰：「棄亭亭，奈何？」曰：「母子同事一人，古有之乎？」曰：「有，有，有！」遂附會小說，詭托無稽。入門，見已有三婦，豔眉大哭，欲尋死。佳極意溫柔，化怒為喜，蓋以調停冠裳之法，來處置閨閣，故眾小相安，親如姐妹。遂以眉為第四妾，名曰冬松。亭為第五妾，名曰四季。佳更築房廊，終朝笙管，不數漢家願老之鄉矣。

聞畫士柯蓮善寫真，邀至，寫五妾，面龐酷肖，更繪樓閣若園圍，或釣魚，或把酒，或聯句拈題，或著棋角勝，繪佳短衣淪茗於旁，若奴子狀，題曰：「五美圖。」工竣，佳酬以洋妹一枚。柯爭較，佳怒曰：「吾九品官也，尚不足役一畫士，則捐官者何榮耀耶！」立叱之出。柯忍辱，禱於五通之廟，佳不知也。

一夜醉歸，奴子篝燈，至中門止步，蓋佳立童約如此。甫履庭院，聞五美房中笑聲盈耳，燈光熒熒。潛詣四季，則一狐裘丈夫，假四季捫乳，四季笑吃吃不休。怒叱走入，丈夫徐起，則貌與己同，無纖毫差。彼曰：「噫！是何妖魅，敢化吾形，來惑四季耶？吾結髮為五通神所殺，想又垂涎於子；不然，施施從外來者誰歟？」抽刀而前，四季亦執剪刀相助，勢甚洶洶。佳呼曰：「五娘莫信他，貌雖同，吾衣羊裘，可辨也。」旋見丈夫羊裘，而已則狐裘矣。眾媼揮仗爭擊狐裘人，幾斃。

急逸入冬松室，亦有一貂裘丈夫，抱冬松飲醇醪，拈花為枚。見佳人，語亦同前，佳曰：「吾衣狐裘，可辨也。」旋見丈夫狐裘，己則貂裘，眾婢持帶爭撲貂裘人。

逸入夏雲房，亦有一狼裘丈夫，撻夏雲撫案看春冊，較量筆墨工細，聞外間哄鬧，故作驚訝，告雲曰：「卿勿怖，此五通也，聞渠善變，無毫釐爽，先與卿約，吾衣狼裘，若見衣貂裘者，為五通，可誘之入，利劍斷其首，卿能助我乎？」曰：「諾。」果就牀頭拔劍授彼。佳大驚。

趨就秋月，則又一猓裘丈夫，擁秋月圍爐爆栗，且啖且笑，見佳人，大笑曰：「子何人，敢入吾房闖耶？」既而自思，恍然告月曰：「想即殺吾元配之五通又來矣，吾實切齒不可忍。來大好，請君入甕，就炮烙。」月果取牀頭獵網，欲罩佳首，佳呼曰：「秋娘何夢夢，吾衣貂裘，可辨也！」旋見丈夫貂裘，而已則猓裘，大驚欲遁，秋月招手，更狂奔。

近春花臥所，聞磨刀霍霍，曰：「吾非君家大婦可比，不能任五通污，渠若來，吾手刃之！」瞰牀上，正臥一松鼠裘丈夫，對燈吹煙，笑曰：「莫怕他，吾曾撻渠，見渠喜衣猓裘，見即執之，可為證。」佳憤極大呼曰：「春娘，卿牀上妖也，吾萬佳在此！」春花申申置，曰：「萬佳乃九品官，豈死魅所能冒假？」鼠裘丈夫亦笑曰：「冒假萬佳，理不可解，汝不過貪淫，吾小星甚多，聽自檢擇，何必混亂廬山真面目乎？」言已，春花擲刀出，幾中肩。奔出，被臥廳事中，自顧己衣，仍為羊裘。

明日，詣內竊聽，均有私議，或曰：「莫出門，彼四家均為五通占，吾夫婦落得逍遙，免爭夕。」或云：「自家兒夫，寧不能辨？而乃為五通占，彼四家何其愚！」或互詈曰：「妮子不知恥，何不視吾房中有真郎耶？」或互誡婢媼曰：「莫亂道，恐觸犯彼四家五通神也。」冬松更伏丈夫身上笑罵曰：「何如？連亭亭都為神踞，還是老娘待汝情份不薄耶？」旋聞斷雲零雨之聲，意態褻極。潛出仰臥，見一髻髮垂肩小女子，豔絕，徘徊牀下，手弄煙筒，笑曰：「與郎有緣，腆顏毛遂。」佳大呼，以煙筒擊之，女頓杳。聞屏後有男子聲罵曰：「萬佳無禮！我輩昆仲皆五通，與爾妾嬉，未免爾鯨，故遣小妹來伴汝寂，反惡聲向人，豈真倒插沙帽翅，便妄自尊大耶？」佳悚怕，叩首連稱不敢，問：「君既為神，亦知明理乎？」曰：「唯禽獸不知理。」曰：「是也，神既占娶吾婦雍氏矣，何又占吾諸妾？」神曰：「是何言歟？」既而大笑，曰：「子穩戴綠頭巾，尚不知姦夫伊誰耶？前娶尊閨，乃假托吾輩者也，如不信，子試言，渠當日來作何狀。」佳縷述揮刀擲金等語，神曰：「若何？渠真五通，能如是之畏子乎？我輩俱在，子

刀亦在，姑試為之，較真贗也。」佳哀泣，自稱死罪，諸祈成全。神曰：「嘻！萬佳兒，若能供養我，既不汝仇，亦使子富。」佳敬諾，從此遂事神。

一夕，夢妻雍氏珠翠盈頭，錦袍玉帶，門外多護從，掩淚入幃，執佳手唏噓，曰：「萬郎，何可憐人也！妾所適之四郎，乃真五通，渠之兄若弟，早為郭孝子所斬，剩渠一身，不復為厲，然威權亦熾，管領東南一角，億萬遊魂都監使，士卒如云。妾每懷故劍，渠亦慘然。今聞諸妾所占得，乃假五通。言於四郎，願效綿薄，明日領兵至，代郎驅除，乞暫避其鋒，毋干犯也。」萬欲拉與敘舊，雍羞拒起辭，黃梁遽醒。謹志所言。

次夕，潛伏東鄰，果聞宅內戈戟交鳴聲，四郎叱咤聲，五妾環泣聲，媼婢奔竄聲。又聞四郎誓師曰：「如此假五通，橫行若是，若能盡縛以獻者，膺上賞！」眾卒邀應戰鬥聲。移時，四郎大呼曰：「遁其一矣，奈何？且歸報夫人，再圖偵捕。」旋聞空中吹螺擊鼓，為四郎凱歌聲。聲頓寂。晨攜僕入視，則妾婢皆昏迷，救蘇，猶各哭其夫而不悟。視篋內黃白，則外雖扁，而內皆空空。階下有黑白小花犬四，皆斷頭，血涔涔，想即假五通也。

整頓門庭，醫治五妾，漸次就痊。收集逋負，僅剩千金。深懼食齒浩繁，若何生活。既而自喜，曰：「我九品官也，當以官為乞食左券。」盡以千金賄賂長者，授實任某縣典史。甫蒞任，紅黑帽鳴鑼呵殿，四轎游長街。忽有黑氣一團，嗚嗚自空中奔至，內有毛手如葵扇，遽搏其頸，詈曰：「吾兄弟輩，待汝不薄，為何引惡人來肆殺戮？吾誠假五通，然不汝怨矣！」言已，手批其頰，其聲甚脆，佳大呼，死輿中，五美圖遂四散。